

青青子衿

◎黃冠誠／基礎醫學研究所 學生

年紀越大越相信，很多事情都是命中註定。如果振衣一直不知道念蘇的惡耗，或許他現在正是醫界新秀。

一直有這麼個傳說：如果你跟一個醫學系學生交往，而他又剛好是大學三年級，那他篤定會做一件非常幼稚的事情，就是帶你去參觀大體解剖實驗室。

我可以跟你打賭，參觀完了大體解剖實驗室以後，妳一定會連續做一個星期的惡夢，連續一個月不敢去碰牛肉乾、豬肉乾之類的東西，一年之後回想到這檔子事，還是會覺得發燒、畏寒、噁心兼嘔吐。

X醫大的大體解剖實驗室，有個非常獨特的特色，是其他醫學院的大體解剖實驗室所沒有的，就是那位青袍學長。

傳說中，那位青袍學長是醫學系畢業的校友；又有傳言說，那位青袍學長在當實習醫師的時候，被譽為「不世出的醫學天才」，還有傳聞說……

其實，學生遇到的事實是，青袍學長只是校內的工友，負責打掃大體解剖實驗室。一年到頭，只見他永遠都是一襲青色長袍，全然不管冬冷夏熱的氣候變化。

沒有人見過青袍學長說話，每天從早到晚，只見他癡癡地望著實驗室前面水池中的石像發呆。解剖學科的老師喊他來打掃，也不見他答話，只是靜靜地把事情做完，然後又默默地回去癡癡傻傻望著石像發呆。

不過，附設醫院精神科的張醫師，倒是每隔一陣子就會過來找他聊聊天。事實上並不能算是聊天，因為都是張醫師在說話，青袍學長只是偶爾點點頭罷了。

青袍學長的傳說，直到有一天，醫學系三年級的林俊逸鬧了個烏龍事件之後，這才真相大白。

那天，林俊逸在下課之後，仍然獨自留在實驗室準備即將到來的期中考。

醫學上的術語，把解剖的遺體稱之為Cadava。當林俊逸正仔細研究著Cadava的血管、肌肉和神經結構之際，一不小心，他竟然將手臂的尺神經給弄斷了。

這一來，他可慌了手腳了。心裏只是想到：「萬一被老師知道了，如果大體解剖就這麼被當掉了，那要何年何月才畢得了業呢？」

正在手足無措之際，突然看到青袍學長仍然佇立在水池旁，癡傻地望著石像發呆。猶如溺水的人連蘆葦也會緊抓不放一般，林俊逸趕忙跑到青袍學長的身旁，慌慌張張地說：「學長！學長！怎麼辦？怎麼辦？我把Cadava的ulnar nerve給弄斷了！」

都二十出頭的年紀了，說著說著，竟然哭了出來。

青袍學長抬頭斜眼瞧了瞧這個哭泣中的大男孩，緩緩站起身，長袍飄逸地走入大體解剖實驗室。

只見青袍學長拿了解剖實驗用的器械，熟練地把這條被扯斷的尺神經縫得天衣無縫。

林俊逸看得心蕩神馳，彷彿正站在手術臺旁邊，跟著外科大師在幫病人接上斷裂的神經。

手術一下子就結束了，林俊逸猶然沉醉在青袍學長俐落的下針、縫線、打結、剪線手法，一氣呵成，巧妙無比。

林俊逸頓時忘了這位青袍學長只是個工友；直覺上，他的神態跟醫院裏遇到的醫師，並無兩樣。所以不經意地問了：「學長，請問你是哪一屆的？」

青袍學長頭也不抬地回答：「七七一。」

X醫大的學號，前面兩個數字代表的是入學的年代，第三個數字則是系別。所以，照這麼推算，青袍學長應該是民國七十七年入學的醫學系校友，那表示已經畢業將近十年了。

林俊逸正待要再問下去，只見青袍學長頭也不回地走出實驗室了。

這一來，林俊逸再也無心繼續待在大體解剖實驗室裏用功了，趕忙跑回家，把這個驚人的八卦消息，張貼在BBS的班版上面。

那一晚，全班的同學爭著擠進BBS的班版，想要集思廣益來解開這個令人不得不好奇的謎題。結果，因為流量過大，竟然擠爆了這個平常人跡罕至的班版。

最後，大家的結論就像那個耳熟能詳的寓言一樣，提議給貓掛鈴鐺的老鼠，當然是眾望所歸地被其他的老鼠們，推舉去完成這項不可能的任務。

所以，林俊逸自然而然地要負責去解開謎底，誰教他要去啟開這個耐人尋味的謎題的開端呢。

林俊逸輾轉一夜難成眠。一者，今天的奇遇猶如武俠小說的情節，原來一個癡癡傻傻的工友，竟然身懷絕世功夫；再者，認識青袍學長好幾個月了，從頭到尾也只聽他說了七七一這三個數字，如何問得出這背後的來龍去脈呢？

夜還是會到盡頭，天還是會亮；就在天亮時分，林俊逸雖然昏昏沉沉，卻突然靈光一閃。心想：精神科的張醫師應該跟青袍學長關係匪淺，何不直接去問張醫師就得了。

一到學校，林俊逸便去找他的死黨陳啟德，約好下午上完課，一起去拜訪張醫師。

等待的時候，時間似乎會過得特別慢，好不容易熬到下午五點，兩人書包一背，便往附設醫院衝了過去。

到了精神科門診區，恰好張醫師剛下診，三人在走廊碰了個巧。

兩人走過去攔住張醫師，興沖沖地問：「學長，能不能請教一個問題？」

「有什麼問題嗎？」張醫師微微地笑著回答。

「我們想知道青袍學長的故事。」兩人見到和藹可親的學長，頓時雀躍萬分，正在慶幸任務可以圓滿達成。

「哪個青袍學長呢？我認識嗎？」張醫師說話時，仍然維持那抹微笑。

「就是大體解剖實驗室的那個工友，我們都喊他青袍學長。」兩人爭先恐後地說。

張醫師還是那抹微笑，說道：「我們到診間說話去。」說完也不待兩人回答，便自行轉身帶路。

進了診間，張醫師把門關上了之後說：「找個地方坐，自己來，不要客氣。幾年級了呢？」

「三年級。」兩人異口同聲地說。

「很好，正是年少輕狂時！你們以後有準備要當醫師嗎？」

聽到張醫師這麼問，兩人頓時傻眼，念醫學系不當醫師，不然要做什麼？

張醫師繼續說：「或許現在跟你們說這些還太早，不過，如果你們打定了主意，下定了決心，以後真的要當醫師，我希望你們先學會如何當個好人開始。」張醫師已經收起笑容，嚴肅地對這兩個學生訓話。

「當醫師的第一條守則，便是保守病人的隱私，即使是對自己最親密的人也不能洩露。那位工友先生是我的朋友，我相信他不會去招惹你們，你們有必要這麼去打探人家的隱私嗎？」

說得兩人頭都抬不起來了。

「很多事情，不問比問了要好，不知道比知道要好；知道的事情多了，煩惱也就跟著多了，煩惱減到最少，才是最好。」張醫師笑了笑，說：「你們回去吧！記得我說過的話。」

兩人垂頭喪氣地離開了醫院。回去之後，被同學嘲笑了幾天，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，大家也逐漸淡忘了這回事。

事實上，不管發生任何事情，地球還是繼

續在運轉，時間也還是繼續在進行。青袍學長依舊守著那尊石像，張醫師也還是定期來探望青袍學長。而林俊逸和陳啟德也已經不是還窩在大體解剖實驗室的毛頭小子了，而是附設醫院的實習醫師了。

兩人焦不離孟，孟不離焦，連實習也安排在同一組。

這個月，恰巧到精神科實習。兩人還是有些心虛，自從上回被張醫師訓了一頓以後，到醫院以後，始終躲著張醫師，怕被張醫師認出來。

報到的第一天，總醫師分派病人給實習醫師照顧，林俊逸負責照顧的病人叫「李振衣」。

「好帥的名字！」林俊逸看到這名字，想到「振衣千仞崗，濯足萬里流」這句詩，不禁由衷讚歎。

走進病房要去訪視病人，林俊逸突然愣住了。

原來，李振衣就是青袍學長，青袍學長就叫李振衣。

只見青袍學長穿著約束衣，躺臥在床上，嘴巴只是喃喃念著：「蘇蘇、蘇蘇……」

任憑林俊逸問候了千百回，青袍學長始終只是念著「蘇蘇」這個詞句。

奮鬥了近半個小時，還是只問到「蘇蘇」這兩個字。林俊逸垂頭喪氣地走出病房，跟總醫師說：「對不起，我無能為力。」

「你要有能為力，直接就去當主治醫師了，何必還在當實習醫師！」

「那我該怎麼辦？」林俊逸戰戰兢兢地問。

「你先去看看舊病歷，下午張醫師查房時，我們再一起研究。」總醫師自覺好像嚇到他了，放緩了語氣跟他說。

一本好的病歷，就像一本好的小說，描寫得淋漓盡致，引人入勝。李振衣的病歷已經不是厚厚的一大疊了，而是堆滿一大車了。

林俊逸乖乖地坐在護理站，從病歷的第一

頁開始讀起。花了一整個早上，他總算大致瞭解了概況。

原來，青袍學長真的是醫學系的前期學長。那一年，也是大三的時後，李振衣在一次聯誼的場合遇到楊念蘇，一個剛考上大學美術系的女孩子。

兩人一下子就墮入了情網，兩情相悅，無限旖旎情意，盡在兩人世界。

兩人相攜相伴了四年，就在李振衣將要開始當實習醫師，楊念蘇也即將完成學業之際，楊念蘇突然不告而別，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好像從這人間蒸發了一般，任憑李振衣如何尋尋覓覓，始終不見伊人芳蹤。

到了要決定實習的醫院的時候，李振衣選擇了榮民總醫院。

之所以做這個選擇的原因，其實還是因為楊念蘇的父親是榮民，所以李振衣不知不覺中，對榮民總有一份莫名的親切感。雖然楊念蘇的雙親已經過世，他並未見過她的父母。也算是「為念綠蘿裙，處處憐芳草」，才讓他選擇到榮民總醫院實習。

而她被取名「念蘇」的原因，是為了紀念他父親的故鄉：蘇州。

那年，她父親跟著部隊隻身來台，退伍之後才娶妻生子，念蘇是獨生女，算是老年得子。然而，就在念蘇剛上大學時，一場無情的大火燒毀了整座眷村，也奪走了念蘇的雙親。

開始實習醫師的生涯之後，這才發現，李振衣似乎天生就是走外科的料子，要說祖師爺賞飯吃，李振衣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跟刀拉鉤的時候，他總能事先料到主刀者的心意，不需主刀者多費唇舌，如臂使指，較之住院醫師來跟刀拉鉤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縫皮換藥的手法，更是熟練如資深主治醫師，而其巧妙之處在於彷彿是無師自通，自闢蹊徑。

其實，李振衣是將他對楊念蘇的思念化作學習的動力，他只是用不停的工作和學習來麻醉自己，讓自己沒有空餘的時間和腦筋去思念楊念蘇。在別人的眼中，他彷彿是個天才一般，任何東西一教便上手。其實，天份固然占了一部分的原因，他暗地裏下的苦工，才是最主要的因素。

很快地，半年的外科系實習就結束了，輪到去內科系的實習了。

內科報到第一天，晨會剛好是全院臨床病理討論會，全院大大小小，老老小小的醫師，全都齊聚在大禮堂開會。

經過內科總醫師冗長的病史報告，原來是一位二十二歲的女性貧血病患。

緊接著秀了幾張血液及骨髓抹片的幻燈片之後，白髮蒼蒼的老教授站起來說話了。

「已經給了這麼多資料，有沒有人知道診斷的答案了？」老教授話說完，銳利的目光掃過全場，頓時鴉雀無聲。

李振衣突然靈光一閃，想起了也不知哪時候念過的資料。就在老教授已經連催五次「有沒有人已經猜出來答案了？」之後，舉手起來發言：「胃癌」。

老教授看了看他，問說：「你是哪一科的住院醫師？我怎麼沒見過你？」

總醫師趕忙起來打圓場：「報告教授！對不起，他只是個實習醫師，小孩子子不懂事，隨便亂說話，請教授不要見怪。」邊說邊轉頭跟李振衣擠眉弄眼，教他趕快跟老教授道歉。

老教授好似有透視眼一般，看得見總醫師在擠眉弄眼，對著總醫師喝道：

「你在裝什麼神！弄什麼鬼！我就是要聽聽這位實習醫師的高見。」

這時候，在場每個人都替李振衣捏

了把冷汗，不知等會他如何來收拾殘局。

只見李振衣侃侃而談，從病人的檢驗報告、年齡、性別、血液及骨髓抹片的發現，以及文獻上的報告，綜合而得到的結論，病人應該是胃癌合併骨髓轉移所造成的貧血。

在李振衣這大約五分鐘的長篇闊論之時，不知有多少人正在為他禱告，怕他這番胡言亂語，待會肯定會被老教授修理得體無完膚。

只見老教授微微點了一下頭，說道：「你是個有在念書的學生，很不錯，你回去有用功念書，要繼續努力。」

老教授簡簡單單的稱讚，其實已是破天荒的記錄了，在場的其他醫師，好像沒有人曾被老教授讚賞過，其實應該說是，沒有人沒被老教授教訓過才對。

李振衣這時卻呆若木雞，因為老教授不說讀書，而說念書，勾起了他心中的痛，一時便愣在那裏，喃喃地重複「念蘇」這兩個字。

老教授轉頭跟總醫師說：「這份病例報告，交給這位實習醫師來寫，寫好了就投稿到國外的醫學雜誌去。」

總醫師轉頭對李振衣喝道：「還不趕快謝謝教授栽培！」

這才驚醒李振衣，謝過老教授之後，趕忙坐下來。

討論會結束之後，李振衣跟著總醫師回辦公室，一路上，總醫師大致上把這個病人的故事再交待一遍。

這病人昏倒在路之後，被路人送到醫院來，可是她的父母已經往生了，也聯絡不到親友。住院後，因為合併敗血症，一個星期後就過世了，還是社工人員來幫她發落後事。

不過最奇怪的事情是，她入院後一直處於半昏迷狀態，臨終前突然清醒了一下子，寫了幾個字，要求我們夾在病歷上。她說，她的男朋友有一天一定會看見。問她男朋友是誰，想幫她聯絡，還來不及說，人就斷氣了。

總醫師說到這裏，突然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我說，李大夫呀，除非你就是她的男朋友；不然，你寫完病例報告之後，這本病歷就歸檔到病歷室去了，再也沒有人會去翻閱。她的男朋友又如何能看得

到她的遺書呢！」

總醫師說到這裏，輕輕歎了一口氣，又說：「這女孩子也真是個癡，都死大半年了，也不曉得她的男朋友還記不記得她！」

李振衣聽得膽顫心驚，突然有點彷徨，又是衝動，想知道病人是誰；又是驚恐，怕是萬一恰巧就是念蘇。

從大禮堂到辦公室的路程，也不過約莫十分鐘左右，振衣卻感覺漫長有如十年之久。

到了辦公室，總醫師把病歷交給振衣。一接過病歷，看到封面上病人姓名，斗大的三個字：楊念蘇，只覺一陣昏眩，強打起精神告訴自己，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得是，不會那麼湊巧的。

翻開病歷，第一頁貼著病人的身份證影本，只見念蘇的照片仍是盈盈地對著他笑。

振衣哭了，不知不覺淚已滿面，接近歇斯底里地吼著：「蘇蘇寫的遺書呢？」

總醫師被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，慌忙地說：「在最後一頁啊！」

振衣趕忙翻到最末頁，只見夾著張紙，歪歪斜斜寫著「青青子衿」這四個字，雖然病後虛弱無力，字跡有些歪斜，不過依然娟秀，確實是念蘇的筆跡。

振衣此時，腦中只是想著：「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縱我不往，子寧不嗣音？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縱我不往，子寧不來？挑兮達兮，在城闕兮。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！」

「原來，蘇蘇一直在等我，蘇蘇在怪我沒來找她…」振衣的腦中只是不斷地徘徊著這些自責的念頭。

總醫師見振衣這突如其來的變化，正要出口問個究竟。

只聽見「啊…」的一聲大吼，振衣把病歷撕扯成兩半，往上拋灑開來，緊接著奪門而出。

總醫師望著飛舞在空中的頁頁病歷紙，著實嚇了一跳。定了一下神，也跟著跑出去，想看看這個實習醫師到底在弄些個什麼玄虛。

振衣只是漫無目的地跑著，心中只是一直在自責：「為何在蘇蘇最需要他的時候，沒能夠找到蘇蘇，怎

麼沒想到蘇蘇突然消失，可能是病了…」

跑著跑著，耳邊只是覺得人聲，彷彿聽到有人在說：「抓到了，抓到了。」

在X醫大的大體解剖實驗室前面的水池旁邊，總醫師和精神科的同仁總算找到振衣。

振衣被診斷是躁鬱症，住院住了大半年，學業也就中斷了。出院後，始終處於憂鬱症之中，每天只是癡癡傻傻地待在大體解剖室前面，望著那尊石像發呆。學校的老師憐他，因此讓他在解剖學科內當個工友。

看到這裏，林俊逸不禁不勝唏噓感慨，想不到青袍學長的遭遇竟是如此坎坷。

時間在他一頁頁翻看病歷中過去了，已經到了下午，張醫師也出現在病房了。

討論室裏，張醫師瞧見林俊逸和陳啟德兩人，笑了笑說：「你們跟振衣真有緣。」

兩人頭低得不能再低，只覺臉頰熱呼呼地，雙手不知往哪裏擺才好。

「振衣跟我是大學同學，連實習也在同一個醫院。」張醫師開始緩緩道來：「振衣跟我是亦師亦友，我會選擇當精神科醫師，一部分也是受了振衣的影響。」

兩人聽了，同時「啊！」的一聲。

「看到振衣的遭遇，讓我覺得心理層面影響一個人竟是如此深遠，所以才下定決心當個精神科醫師。」張醫師靜靜地訴說他選擇當精神科醫師的原因，原來跟青袍學長有這麼大的

關係。

「那他為何會一直盯著大體解剖實驗室前面的石像瞧？」兩人見張醫師仍是和藹可親，話又多起來了。

「那一年，振衣認識念蘇之後，第一次兩人單獨約會的地點，便是在大體解剖實驗室，就像很多醫學系三年級學生的習慣一樣。

念蘇是美術系的學生，嫌大體解剖室前面的水池景觀單調，所以將她自己的石雕作品—維納斯，給擺到水池中間去。

振衣會一直待在那兒瞧石像，其實是一種移情作用，已經分不清石像跟念蘇的差別了。」

張醫師歎了聲氣後，繼續說道：「年紀越大越相信，很多事情都是命中註定。如果振衣一直不知道念蘇的惡耗，或許他現在正是醫界新秀。又如果不是恰好在三月的時候知道這件事，或許也未必會發病。」

「躁鬱症跟月份有關聯嗎？」兩個實習醫師同時問道。

張醫師笑了笑，說：「以前的人說，三月桃花癲，指的就是三月冬春之交，最容易引發躁鬱症。現代的精神醫學研究也證實這項說法，三月是躁鬱症最容易發作的月份。」

張醫師突然又歎了氣，繼續說：「如果不是恰巧在三月發生這件事，振衣也未必就會發病，真是造化弄人。」

「李學長為何始終穿著青色長袍呢？」陳啟德問說。

「念蘇臨終前寫的：青青子衿。短短四個字，卻就這麼誤了振衣的一生。振衣左思右想，一直往牛角尖裏鑽，始終認為念蘇在責怪他，所以才會發病。為了青青子衿這四個字，也才一直穿著青色長袍。

我之所以定期去看他，便是擔心他的憂鬱症有惡化的傾向。想不到都已經十多個年頭過去了，他還是想不開。前天在家裏自殺，所以才讓他入院。

唉！問世間，情為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許。塵世間有了這些癡，煩惱也就跟著多了起來。還是我以前跟你們說過的，很多問題，不問比問了要好；很多事情，不知道比知道要好；知道的事情多了，煩惱也就跟著多了，煩惱減到最少，最好。」

說到這裏，張醫師雙手一攤，說：「今天就說到這裏，你們去忙自己的事吧！」說完，自顧自地走出討論室。

林俊逸和陳啟德對看了一眼，腦中還是迴盪著張醫師說的「問世間，情為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許。」

青袍學長和楊念蘇，又何嘗不是生死相許呢！

